





葉公列傳第十五

古史三十八

葉公諸梁字子高楚莊王之玄孫也父曰沈尹戌戌初事平王平王城州來以挑吳戌知其必敗及令尹囊瓦城郢戌又曰子常必亡郢昭王即位瓦爲令尹戌爲司馬瓦貪而不仁楚人惡之戌爲之貳而彌縫其闕國人賴焉及柏舉之戰戌與瓦謀所以捍吳而行瓦畏其克吳也皆之出戰而敗戌反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三戰皆傷謂其臣吳句卑曰子以吾首免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免其首昭王既定以諸梁爲葉公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人復之晉人使謀於建請期建暴虐於其私邑



邑人誑之鄭人得晉謀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它日又請許之師未起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尔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尔余翼而長之楚國安弟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也子西不以言謂石乞曰王

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不可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食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



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  
匡正王室而後畀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  
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  
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  
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固帥其屬將與  
曰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  
從葉公使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

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無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  
曰不言將烹石乞曰此事克則爲不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  
害乃烹石乞子高兼二事國寧一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  
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菴白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  
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王問帥於太師子穀子穀曰左  
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  
曰帥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  
以爲軍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七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七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  
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



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頌吉使帥帥取陳麥陳人  
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滅陳王將以王弟子良爲令尹卜  
之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子高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  
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楚遂以安蘇子曰孔子稱知  
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  
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知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  
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者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  
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  
子之復而身爲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  
葉公之德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丁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

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  
子去衛般石相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  
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  
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  
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  
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  
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  
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  
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  
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葉公列傳第十五



商君列傳第十六

古史三十九

商君者衛之公族也名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座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座旣死鞅聞秦孝公



正德二年古史列傳十一  
五  
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西入秦因  
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  
睡弗聽罷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  
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  
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  
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  
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  
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父  
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  
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  
下議已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  
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聞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  
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  
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吏習  
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  
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  
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



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自不變法功不  
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  
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勃不易禮而亡及古者不可  
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逆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  
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  
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  
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  
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艾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

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  
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其年秦民  
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  
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  
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稱  
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  
造將兵圍魏安邑秦本紀及此皆言鞅圍魏安邑降之按此  
去安邑徙都大梁則於此言圍魏居三年築冀闕宮庭於

安邑降之者皆誤也但當言圍耳

後鞅欺魏將公子

印殺之破其軍然後



咸陽秦自雍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集  
五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  
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鞅  
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  
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  
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國賴以盛而  
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代魏魏不支秦必  
東徙秦因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  
以為然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

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丁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  
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共以安秦魏卬以為然會盟  
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其軍盡破之魏惠王兵數  
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  
叔座之言也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良曰僕弗敢願  
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  
故不敢受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



曰子不說吾治秦歟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諤諤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土期年繆公知之舉之

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邑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服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繩秦之貴族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P10



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社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駮乘持矛而操闐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

齊列傳第十七

古史四十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於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



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  
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  
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  
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擘澮易水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  
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  
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田  
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  
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  
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唯

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  
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擘澮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  
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  
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入王與趙從親天下  
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  
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以從以安燕寡人請以  
國從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李兌爲秦謂奉陽君曰  
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合燕於齊非趙之利  
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  
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



齊而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故為君計吾蘇秦則取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奉陽君曰善乃使人與秦結交李兌之言見戰國策然戰國策載蘇秦說趙亦云今奉陽君張之世實未亡也且蘇秦死張儀說趙趙王言先王之時奉陽君蘇秦先王明其未死也今故載木兌之言而削奉陽君之秦因說趙肅侯曰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為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列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海

表狗馬之地齊必致魚一之海楚必致山皆可使致湯沐之秦四貴感父元音可以封侯大夫包利五伯之所以覆平禽將而來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四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厭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阻且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慮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以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士敵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即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三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一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刑於胷中矣豈拚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天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叛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  
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  
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  
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  
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  
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  
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綉  
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又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

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韓魏  
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從從者皆曰  
韓北有鞏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卷陽之水  
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國也  
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  
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曾近者鑄拿心韓卒  
之劔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  
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快拔芮無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  
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  
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  
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  
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  
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  
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  
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  
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  
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  
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黃粟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  
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

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  
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以交  
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強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  
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  
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  
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  
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  
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  
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



群臣之言事秦者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破竹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秦

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十二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勢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臣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洞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豈

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



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  
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  
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  
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  
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  
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  
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  
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  
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  
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

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  
諸侯各發使送之其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  
使人郊勞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  
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  
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  
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  
族朋友初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  
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秦  
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  
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秦既約六國從



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  
闕函谷關時趙肅侯之十六年也十七年秦使犀首說齊  
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十八年齊魏遂伐趙趙王讓蘇秦  
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然諸侯宗  
秦之策時相與合從或合或解秦人病之兵不敢大出者  
十五年秦旣入燕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  
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  
十城易王謂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  
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  
生能爲燕得侵地乎秦大慙曰謂爲王取之秦見齊王再  
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秦曰臣

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曰  
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  
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蔽其後以招天下  
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柰何秦  
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  
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  
之故而歸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  
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  
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  
之十城人有毀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秦  
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  
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  
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  
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  
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  
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  
若王曰足矣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  
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  
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  
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

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  
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  
信而得罪者乎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  
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  
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  
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  
妾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  
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  
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  
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  
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



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弊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秦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聞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殺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秦既死其事大泄齊人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秦之弟曰代代弟厲見兄遂與言學及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說燕王曰臣聞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齊趙者燕之

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非所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今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今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日有大數妻自組甲緝日有大數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



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一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爲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沒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二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質子爲謝已

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代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此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





P24



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  
讎強而國害此二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一者將以  
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  
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  
其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  
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二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  
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捷於會稽復殘強吳而霸天下  
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  
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  
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

不悅

蘇秦初說趙肅侯而奉陽君相趙至此約五十年則年七十餘矣

乃入齊惡趙令齊

絕於趙齊趙已絕乃說湣王伐宋又自齊使使謂昭王曰  
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攻齊燕人伐齊湣王不知代謀  
使代將而拒燕代固辭不許再敗齊師及樂毅以五國兵  
破齊濟西王遂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代約燕王  
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  
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  
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  
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  
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  
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



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  
 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  
 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案索隱太原非魏地當作太行卷  
 我下枳道案索隱霸陵有枳道亭非魏地河內有軹縣當言軹而已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  
 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鏃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  
 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陵攻則擊河  
 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  
 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  
 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  
 行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

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口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夫  
 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亡之已得宜  
 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  
 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  
 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為楚罪  
 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  
 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陽  
 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  
 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冒與毋適燕者曰以膠東  
 適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  
 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



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岸向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三晉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爭以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子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夫乾犀豈一出而齊趙皆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蘇秦列傳第十七







